

德意志问候

——关于一个灾难性姿势的历史

[德]提尔曼·阿勒特 著 孟翰 译

Ein deutscher Gruß

lautet nur noch:

„Grüß Gott“

„Guten Morg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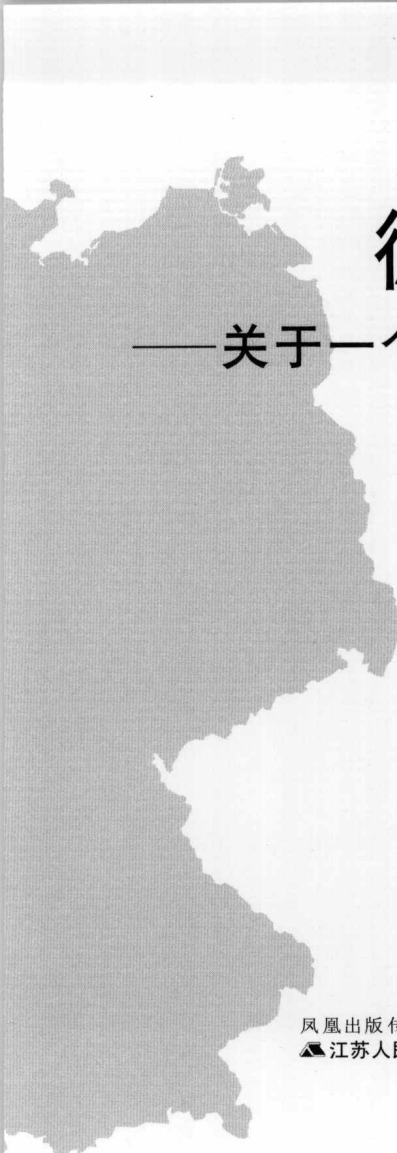
„Guten Tag“

„Guten Abend“

„Gute Nacht“

„Lebe wohl“

„Auf Wiedersehen“



德意志问候

——关于一个灾难性姿势的历史

[德]提尔曼·阿勒特 著 孟 翰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意志问候:关于一个灾难性姿势的历史 / (德)阿勒特著;孟翰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ISBN 978-7-214-04832-5

I. 德… II. ①阿…②孟… III. 德意志第三帝国-史料
IV. K516.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86742 号

Author: Tilman Allert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Germany under the title “DER DEUTSCHE
GRUSS. Geschichte einer unheilvollen Geste” by Eichborn Verlag.

Copyright © Eichborn AG, Frankfurt am Main, 2005.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Development GmbH, Germany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0-2006-330

书 名 德意志问候——关于一个灾难性姿势的历史

著 者 [德]提尔曼·阿勒特

译 者 孟 翰

责任编辑 包建明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丹阳教育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 张 5 插页 2

字 数 75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4832-5

定 价 12.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作者介绍:

提尔曼·阿勒特, 1948年生, 现任法兰克福大学(美因河畔)社会学教授, 他的研究重点是微观社会学和家庭社会学。1998年他的论文《家庭——对一种生活形式的牢固性的实例研究》由柏林/纽约的德格瑞特出版社出版。凭借此书, 他取得了大学教职, 并于1999年荣获专门授予杰出社会学研究成果的“克里斯塔·霍夫曼·里夫奖”。

封面设计：许文菲

前言：一则日记

1937年3月3日，周游德国的塞缪尔·贝克特途径累根斯堡的多米尼加教堂。入口处挂着的一块牌子引起了他的注意。后来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离开的时候，我经过了多米尼加教堂，没有进去参观。但是我注意到挂在北门上的一块牌子，上面本来写着‘问候上帝’四个字，现在被划掉了，取而代之的竟然是‘希特勒万岁’!!!”

这一观察成为贝特克所收集的记录、“漂流物”以及“名字和数据”中的新内容。它好比许多“救命稻草”中的一根，让贝克特怀着找寻理解的希望，可以将自己破碎、混乱的经验付诸笔端。贝克特善于用蒙太奇的手法把自己的观察写成笔

记,在他的笔记里,人们可以发现一种几乎不易察觉的、通过标点的运用表达出来的思考,这种标点间的思考同任何镶缀而成的说明文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包含了作者对后者的无限怀疑——任何一种对历史必然性的探讨,在他看来都令人作呕。贝氏注意到,人与人在打招呼时,会说一些套话。这一发现与他在汉堡、柏林及其他所到各处同德国人交往的情况,特别是他多次记录下来的已经用得泛滥的希特勒问候语相互印证,比如他这样写道:“不断听到有人喊‘希特勒万岁’”,或者“连看厕所的人也说‘希特勒万岁’”。但是,这条笔记的结尾却连用了三个惊叹号。这种符号时而也会出现在他的其他笔记中。在它出现的地方,作者省却了对所观察的事物再做其他任何简短评述的必要。多个惊叹号放在一起,暗示着跃入他这个异客眼中的陌生事物更有着一种令人错乱的特征,仿佛一声劝人深省的惊呼。

1937年4月,也就是一个月之后,贝克特离开了德国,赴法国定居。当这个年轻人沉浸于美学与文学之中苦苦寻找自我时,这种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却令人难以理解的语言颠覆所带给他的惊愕不经意间在他朦朦胧胧的点滴回忆中浮现出来。在此后的几年里,他潜心解读这种由于丧失对

话性的语言机会所导致的人与人之间习惯性交往的崩溃,并以此作为自己文学的中心话题。这种解读很快使他载誉宇内。今天,我们很想感受一下贝克特写在日记中的这声惊叹。正是这些惊叹号,喊出了一种对文字意义被颠覆时所造成的恐怖的直觉感受。德意志问候及其引起的诸多反常行为,构成了我们此次的话题。



该作品的出版受到了德语文学在线 Litrix.de 的资助——一个由联邦文化基金会发起,与歌德学院和法兰克福书展合作的项目。

目 录

前言：一则日记 / 1

一、给开始一种形式 / 1

二、问候是最初的付出 / 15

三、德国人是如何问候的 / 30

四、希特勒问候语：乔装的誓言 / 38

五、希特勒问候语的由来和不信任感的
产生 / 77

六、当下性的价值丧失和问候的

内在接受 / 94

七、一个灾难性姿势留下的长长阴影 / 122

感谢词 / 138

参考文献 / 139

一、给开始一种形式

如果我们企图在浮夸的溢美之辞中欣赏到一个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相互沟通的艺术，那只能是徒劳的。人们如何暗示对方应当保持多远的距离？他们会泄露多少真情，抑或又怎样守护自己的隐私？这些问题的答案恐怕永远不在美意的称赞中，相反只在最细微的姿态里。一声问候或一个称谓，“你好吗——近来怎么样？”最简单的语言却暗藏天机。问候意味着开始关注对方，同时也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向对方敞开大门。问候是给他人的一种象征性馈赠，是付出的一种抽象形式。同时，它又在问候者和被问候者身上加上了一连串固有的义务。问候总是同一种三段式密不可分：给予——接

受——回报。问候是最短暂的一幕社交，人们以无休止的美轮美奂的动作表演着他们的相遇，而问候替他们拉开大幕、分配角色、安排出场，也为历史和创新预留了空间。在每一声问候中——即便是拒绝的话语——都映射出参与者的自我感知和他们感受相互关系的方式。诚然，问候的产生规则和表现形式始终都烙有历史的印记，并随着地域的不同而发生变化。把中世纪的问候语搬到 21 世纪的德国来，自然会让人连连摇头，哪怕是把巴伐利亚式的“Grüß Gott”或“Servus”（译者注：两者均为南德方言，意为“你好”）搬到汉堡，也会叫人觉得古怪。同样地，北德沿海地区普遍使用的问候语“Moin-Moin”（你好），或者黑森州人用来简单打招呼的“Ei”（嗨）和“Ei gude wie”（嗨，最近怎么样）离开了自己的属地也会让人惊讶不已。一直以来，具体的环境都不断造就这标准的问候语，在这些标准语中，反映出在一个高度融合的社会中，当社会交际成为必需并可以预测时，这个社会所具有的文明程度和气质程度——借用最近在哲学辩论中经常听到的一个术语——还包括尊严程度。当问候产生一连串适用于每一个社会成员的义务时，它体现出一个普遍的社会事实，对此，奥尔特加·加塞特是这样评述的：“问候本身并不构成真

正意义上的行为，不是一种产生并完成自我目的的习惯。相反，问候这种习惯，却成为其他所有习惯的象征，因此成为‘习惯中的习惯’。”^①

问候的特权，在于它赋予开始一种形式。它的突出地位在于它同“告别”一起，共同安排人与人的相遇，构筑人与人相遇的基本框架。而这种框架规定了在问候和告别之间社会交往最基本的规则，并指明了社会交往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地位。每个人都知道，朋友之间无拘无束地打招呼，同在公共礼仪场合正式寒暄之间有多大的区别。

在通常情形，问候被看作一种无关紧要的仪式，人们下意识地相互问候，为的是把注意力集中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上，或者说集中到既定的目标，即由问候所开启的交流上面。相反，我们在这里所关注的恰恰是问候本身的意义结构，以及它的前提和后果。问候在本质上是一种“相互作用”（盖奥尔格·齐美尔），是一把开启沟通之门的钥匙；问候的真实面貌是一种揭开序幕、文过饰非的套语；问候在人与人之间既可以是中介，又可以成为壁垒；问候具有绚烂多姿的表现形式。这些特点使问候在关于进化论和文明伦理的讨论中扮演

① 奥尔特加·加塞特，1957年，第246页。

着重要的角色。问候是人与人相遇时的“必然”；通过问候，人们还可以非常兴奋地观察到同一类型的人以何种方式邂逅于咫尺之间。人们或许会轻易地说，问候太微不足道了，想要以此来影响社会制度的承载力，无异于蚍蜉撼树。但试问，一个完全放弃了问候的社会，一个不再把问候当作一种接近他人时惯用的姿势的社会，是不是也难以想象呢？

我们每次在对交往过程中的行为、举止和教养进行思考时，都会以同一个问题作为开始，即如何问候。无论在学校还是在 workplaces，无论在领导干部公开亮相时还是在伴侣间、家庭内的私人空间里，我们都面临着问候。与此同时，我们在讨论如何合乎规范地参与错综复杂的社交场合时，问候也是当然的话题。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把社会聚拢到了一起？”而这不过是一个古老的社会学命题的现代翻版，旧瓶装新酒，讨论的无非是构建社会秩序的可能性。人群的组合形态有多少种，源自经验的问候形式就可以有多少种。每个人可以遵照自己的法则开场和结尾，相反，在先后顺序方面往往却要循规蹈矩——权轻言微的人得首先问候位高权重者、年轻人得首先问候年长者、男士得首先问候女士，后来的人得首先问候已经在坐

的人。

在下文中我们将谈到“德国人的问候”，特别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希特勒问候语”。它在长达12年的时间里成为一条关于社会交往一般框架的政治性规定。纳粹上台之后，一句不完整的套话——“希特勒万岁”，加上一个摊开手心、伸展右臂举至眉梢的动作所构成的问候覆盖了社交文化的全部。1933年，帝国内政部长在一份传达给帝国最高机构的备忘录中写道：“在推翻了多党派的国家以后，希特勒问候语已经成为全德意志的问候。”问候作为创造“当然性”的一种技巧被清除了，即使在最亲密的交往空间里，人们也必须依照规定的框架打招呼。在《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学生社团同志关系教育纲要》中，对于打破原有的问候方式，曾出现过这样一段评论：“你应当觉得德意志问候是一种‘当然’的问候，应当抛弃‘Grüß Gott’（你好）、‘Auf Wiedersehen’（再见）、‘Guten Tag’（你好）和‘Servus（你好）’等陈词滥调。”它还写道：“不想被怀疑有意拒绝希特勒问候语的人，就应当主动践行之。”

这一变化不仅涉及人们在公共场合——以口头或书面方式——进行公务、商贸或普通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时已经习以为常的问候或道别的惯

例,更是国家性的一种新的象征和构建。人们在面对纳粹党及其下层组织的旗帜时,在国防军和警察机关前,以及在纳粹运动的仪式中,除了要高唱国歌,即霍斯特·威塞尔之歌(译者注:此歌的中文名为《旗帜高扬》)以外,即使“没有人在招呼你”,也要行希特勒问候礼。

在纳粹统治时期,行希特勒问候礼被看作一种示忠。希特勒问候的贯彻与推广,标志着人际交往的秩序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同时这又最清晰地说明了德国人的集体退化,他们沉浸在“罕见的前现代仪式所营造的幸福”当中(阿希姆·费斯特)。

同贝克特一样,许多国外观察者亲眼目睹了希特勒问候语一夜之间在德国遍地开花,竟然不知所措。诚然,有人对此持无所谓、拒绝或事不关己的态度,但这依然无法阻止这种问候语被接受的势头。纳粹执政三年后,在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上,法国和英国的代表团在走进体育场时,竟也伸出右臂向东道主致敬。而早在1935年,希特勒问候语就已经被收入了《图解杜登德语大词典》,列入了“问候方式”的词条。

而这也仅仅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因为在每一种问候语中,都会透露出问候者的自身利益,以及他以什么方式理解自己的行为同公共利益之间